

黄宝妹为《黄宝妹》剧组上党课

上海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丰富多彩



黄宝妹在上党课

文体社会

七一勋章获得者、93岁的黄宝妹，昨天下午在原创沪剧《黄宝妹》演出之前，为该剧组以及上海民营院团骨干，上了一堂幽默生动又思想深刻的党课，揭开第十二届上海市优秀民营院团剧目展演的大幕。

黄宝妹身材不高、精神矍铄，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道：“有人问我这个年纪还忙来忙去，我说我发过誓要‘奋斗终生’，我还没有到‘终生’嘞！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是可以退休的，但是党员身份是不需要‘退休’的……”开场几句话，就气场十足，她回顾了自身经历，充满了亲和力。

她回忆道，“12岁就在日本人



黄宝妹与沪剧《黄宝妹》剧组演员

的纺织厂每天上班12小时”的苦日子说起，谈及上世纪50年代成为全国劳模被毛主席接见的过程：“我乘24路到陕西路下车，走进展览中心，看到了毛主席和陈毅——我以为我到了北京！”全场都被她的幽默逗乐了。气氛很活跃，内容引人深思。她谈及了两个“我不要”——“我不要坐办公室”“我不要做专业演员”。因为做纺织女工时用心用脑用情，所以她总是出产率最高。有人说是她那台纺织机

车更好，于是她与对方换了一辆。因为她在工作中动脑筋，所以她会排除纺织过程中的一切困难，甚至会修理纺织机车：“于是，换了一辆之后，我的速度还是更快——因为她用着用着，她手里的那台机车又不灵光了。”因为技术过硬，她被提拔“去坐办公室了”。她天天在办公室里忧愁，想着如何回到车间。她多次表达心声，但并没有下文。终于，在一次开会时，她直接向陈丕显提出了回车间继续纺织的要

求。这一次，有了下文，她又高高兴兴重回车间。1958年谢晋导演拍摄了电影《黄宝妹》，由黄宝妹本人主演。“又有人问我我要不要去当专业演员，我立刻说我不去。”黄宝妹继续回到纺织厂，继续回到车间。后来，她还帮助筹建过纺织厂，“当时，就是住宿、吃饭有人管，没有工钱的。”待成功建成、顺利纺织后，对方万分感激，上门酬谢拿出2000元。“噢哟，当时1000元就够得上贪污受贿罪，我当场表示我

们都不要犯错误哦……”当最后她透露自己今年93岁时常被人问有什么“养生秘笈”，她回复就是“做好事”之际，听众席里冒出了惊讶的感叹：“啊？93岁啊！看不出，看不出……”

在文慧沪剧团原创沪剧《黄宝妹》中饰演黄宝妹的缪佩红，随后也表达了心声。她表示在饰演黄宝妹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洗礼，已经写好了入党申请书……

随后，沪剧《黄宝妹》上演。该剧展现了黄宝妹坚定理想信念，曾探索出一套“单线巡回、双面照顾、不走回头路”的纺纱操作法，节省人力、提高效率，为新中国纺织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。即使在退休后，她依然“退而不休”，热心投身于公益事业，用实际行动服务社会。台上，影影绰绰的纱幕与穿梭其间的纺织女工，塑造出了中国纺织女工辛勤工作的唯美意象。黄宝妹在党课中提及，她观察到毛主席的衣领、袖口有磨损、破旧的痕迹，但是毛主席依然关照她：“要让人民穿上好衣服。”全剧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要为人民奉献一生……从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幻化出的旋律，有节奏、有能量，感染人、鼓舞人。

本报记者 朱光

邀你畅游艺“镜”奇旅

K11让新艺术更多赋能文旅

淮海路上海K11的户外广场上，一座白色男童雕塑倒置于浅蓝色的云端，仿佛享受着纯真和自由。以“创艺无限，镜由心生”为主题的上海K11艺术节日前开幕，两位国际艺术家邀观众畅游艺“镜”奇旅。

在购物中心B3层CHI K11美术馆，意大利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乔凡尼·莫塔的上海首展《童梦奇旅》和来自奥地利的设计师施德明的《渐入佳境》正在展出。乔凡尼·莫塔的代表作IP是充满元气和冒险精神的小男孩JONNY BOY，召唤着人们内心的童趣。展览集结了艺术家的95件作品，其中数十件作品首次面世，绘画、雕塑和数字影像等多重呈现和交互，呈现了梦境中所能遇见的各种奇幻之旅。奇妙飞行之地、飞行乐园、粉色英雄等展区，置身于JONNY BOY的身侧，和他一起飞翔。该展还将跨越六一儿童节，艺术家欢迎父子同行，在K11和这位来自亚平宁半岛的JONNY相见。

《渐入佳境》是来自奥地利的设计师施德明在中国内地的首展。作为设计界的摇滚明星，艺术家此次在上海将数据和设计相互融合，他运用了过去50—200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，如大幅提升的人均住房拥有率、翻倍的



人均预期寿命、持续上升的全球博物馆参观人数等，并进行了可视化处理，将他们整合到历史绘画、印刷、设计产品上。施德明表示，自己捕捉了这些确凿的数据，它们象征着人类的进步，在全球纷争不断，和平面临诸多挑战的氛围中，他的作品传递了鼓舞人心的乐观能量和对未来的希望。

艺术节将连续两个月创意呈现艺术展览，提供限量的艺术衍生品，为消费者搭建与国内外艺术对话的桥梁，为公众提供多元的艺术体验。为配合本季主题“镜由心生”，

主办方设计了心境地图的指引，在心镜通道（见上图）沉浸式打卡，体验交叠的无界空间，在多面之镜观照不同角度的自我、审视内心；通过翻转心镜领取幸运数字，解锁专属抽签；艺术与创意的流动在一个个镜面中变得玄幻又真实。

K11自开业起就以艺术文化为引擎，赋能商业零售，将“文化商业先锋”的定位根植上海。从“印象派大师莫奈大展”开始，它一直通过艺术展览带动消费，成为区域文旅融合的新尝试。

本报记者 乐梦融



15年后《猛虎下山》

李修文写的不是武松是林冲

这是一本有点“怪”的小说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直言，一定有人很喜欢，也一定有人很不喜欢。这也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新书发布会，除了作家、评论家来做嘉宾，还有导演宁浩、演员廖凡参与，且举办地是一个剧场。昨晚，作家李修文带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新作《猛虎下山》在鼓楼西剧场亮相，这是他时隔十五年之后再次推出长篇小说。

这些年李修文做编剧，做电影监制、文学策划，在大学执教，在各地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，这些相遇的故事被他写进多本散文集《致江东父老》《山河袈裟》《诗来见我》等，也收获了鲁迅文学奖。李修文是宁浩多年的电影合作伙伴，在《猛虎下山》还没写出来的时候，宁浩听完那个最初的故事就对李修文说：“你得赶紧写，你写完我就拍。”

廖凡则是李修文的读者，十几年前就读过他的《滴泪痣》，后来又参演了李修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《捆绑

上天堂》，这一次，他奔着能够提前看到这本小说而来。

《猛虎下山》的故事起源于李修文去过的许多工业废墟，过去是车间，现在全都荒草丛生，当年的那批工人，在时代烟尘的笼罩下消失了。写作之前，他专门去了贵州的水城钢铁厂，看废弃的高炉、荒草丛生的车间。他和老工人喝酒聊天，感受火热年代的尊严感如何被磨损，如何被生存和权力异化，这样的真实感驱动着他的讲述。

在《猛虎下山》里，面临下岗的炼钢厂工人刘丰收因为打虎队的成立而免于下岗，甚至成了打虎英雄。可山上究竟有没有虎？当披着虎皮的刘丰收真的变成了一只虎，读者又该如何从非虚构的语境产生魔幻现实主义的信服感？

小说里的这只虎，让许多人想到了武松打虎，但李敬泽认为，林冲夜奔更接近故事的内核。“豹子头”林冲面对生活的猛虎，在风雪山神庙一回里被“老虎”追得没地儿跑了，最后自己变成了老虎。“这是中国传统对于人性和人的敬意，是面对遭遇不得不与命运的横逆抗衡的局面。”

宁浩透露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已经在筹备中。

记者 赵玥
(本报北京今日电)

